一味簡化不是辦法

上下四方 翁若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語系教授薛鳳生，投函北京刊物，對語文政策，有如下的意見：

「漢字簡化是爲了方便，這很需要。但似乎太注意一筆兩筆多少的問題，而沒有注意整個字形的系統化。比如『專』字（若按：指它的簡化字），寫起來就很不順手。一味簡化也不是個辦法。現在，在很多情況下，掌握一個漢字要學兩個符號，我認爲，漢字簡化可適可而止。」

「一味簡化也不是個辦法」，這句話，說的不祇是薛鳳生教授而已。北京方面的文字專家，多有此種意見。所謂「不是辦法」，應聯繫到「掌握一個漢字要學兩個符號」方面去。這怎麼說？就是既要認識簡化字，也要認識原字。單認識簡化字不行嗎？不行！這樣，只能讀懂近二三十年來出版（用簡化字排印）的書報；三四十年前的書報就看不大懂了，莫說古籍！一個笑話：一個從內地來港的新移民，讀共產黨員鄧中夏著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也讀得很吃力。鄧氏文字淺白，可惜該書是四十年前印本，不用簡化字排印。

若翁這一類人，繁、簡兩套字體都掌握了，閱讀什麼書，只要用漢字排印的，就沒有問題。內地一些文化低的朋友就麻煩了。

說「推行簡化字方便掃盲」，也不見得。五十年代初期，在內地掃盲，就因爲發覺文盲「掌握一個漢字要學兩個符號」，是掃盲的障礙，所以沒有實行。回想起來，難免一番感慨！

掛名馬主

聲色犬馬

在香港，想當一名馬主，是一件很難才能達到願望的事。

第一是定要是馬會的會員，才有成爲馬主的資格；第二是入會起碼超過五年以後，才有資格去參加中標投馬或投得眞正一匹自購馬回來。這兩種條件，令到有心成馬主的人，很多是因此而沒法完成馬主美夢的。

事實上，在香港當馬主這麼難，但爲什麼仍有那麼多的人，希望去當呢？

主要理由，當然是因爲馬主這種身份，在社會上會帶來一種不同的看法。

正因爲馬主難當，才使人對馬主這一種人，如此看重。

以往，圈中有不少人，去與一些中籤可以得馬的人，作特殊的幕後交易。

于是有些人因此而變成了是「掛名馬主」，其實主權則持于別人的手上。

是近幾年，因爲有組織地去追查，才使到「掛名馬主」的數目，日漸減少而已。

這些「掛名馬主」，一旦中籤有馬，對他的本身則是頗有收益的。

因爲一定有一筆頗大的金錢過手，才會令到他們肯這樣做。

若平

太平小記

三風

遍普者務職忽玩地內

去年，朋友遊了日本歸來說：「東京街頭，百本人遇到交通燈變紅色，即使左右無車輛駛來，他們絕大多數要候綠燈才舉步；穿制服的學生更百分之百如此了。」最近有一日本學生團體往遊中國，火車在上海南翔區與對面駛來的火車相撞，死日本學生近三十人，是違反鐵路運行圖規定造成的。這種有章不循的事件，五十年代我居上海時並未聽過。抗戰勝利後，上海兩路黨部出四開的「前進日報」，我尸副刊編輯位，由同文闖兒女士爲我編稿。此報鬒花一現停刊，我仍持有當時稱「京滬」與「滬杭甬」兩鐵路的長期免費乘頭等車証。我知兩路服務很好，員工都守紀律。最近內地連續發生特大交通意外，每是屬于人爲。上周五晚上他報副總編輯龍兄轉前情概的說：「眞應該槍斃負責者呢！」

近年內地風氣之壞，令人咋舌，台灣自立晚報記者曾提到火車站票房在五分鐘內祇售出一張車票。在上海發生的火車失事，更屬嚴重，國家要賠償日本死者家屬的數目，當然可觀，還令外國旅客裹足呢。大家向說看，各地且以毛油售與人。香港附近深圳則有毒菜事件，此俱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十年的殘忍歲月，令若干人天良喪盡了。

醒目

八面玲瓏

薛后

南國之風

蔡楚生第二次來港，雖然祇停留了短短的四個月，除了「催生」出一家「南國」公司，特別令人拍掌的，是健全了劇本的集體創作制，影响較爲深遠。

從前一部電影的產生，多屬「導演包工制」或「製片負責制」，劇本創作，由他們點頭作算。「南國」一開始就推行一種新的作風，首先羅致一大批優秀的作家、劇作家、導演担任基本編導，並組織他們去精選劇本；一個劇本出來了，就送「委員會」詳細研究，帮助編者修訂，直到比較完善了，才交由「製片會議」選定導演、演員和工作人員；影片完成後，再交「製片委員會」檢定才發行公映。

編劇者的陳殘雲纔選「珠導演）合作中分了場，又經過蔡（楚生）先生的三番四次指導……又經過了爲一、李亨、齊聞謐、馬孟平、陳文諸兄的共同研究和修改、編導委員的幾次討論，才決定開拍的。

這一嚴肅對待創作的作風，不單產生了實質的效果，而且起了很好的影响作用。

五十年代湧現的大公司如鳳凰、長城、新聯、中聯等，都有「編導委員會」之設，那年代它們產生的電影，一般質量都很好，且很負時譽。

醒目

一味簡化不是辦法

掛名馬主

龍年話飛龍

大塊小品 晚叔

今年是龍年，飛龍當更吃香。

飛龍本來與龍無關，只是一種飛禽，何以名之爲飛龍？則不得而知了。

飛龍是黑龍江四山珍之一，是棲息在大興安嶺林中一種珍禽，清代爲貢品，一般體重約四百克，發達的胸脯幾乎爲其體的一半，肉質極細嫩，味道特鮮美。在黑龍江有「飛龍宴」，味味皆用飛龍作原料。

飛龍的名是松鷄，亦稱林鷄，本是鷄之一種，產於黑龍江之飛龍，屬細嘴松鷄，棲息於高山林帶，尤其是稠密的白樺林，多棲居，食樹芽和果等。傳說受食人參芽，故甚補益，冬季偶見於長城一帶，肉味是鮮美的。

今年飛龍產量比去年多，價錢亦高，因爲黑龍江省的留鳥，冬季偶見於長城一帶，肉味是鮮美的。

變眼焦

士菲魯

家炒

朋友中，有些行行企企，食飯幾味，羨煞不少人。

這些人，如果是六七十歲，在一生勞碌後，有點積蓄，安享晚年，也不爲過。只是，有些行行企企的人，他們正當盛年，是可以應付很多繁重工作，然而，他們却沒有職業，閒的日子甚多，每日都是飲茶、逛街、打蔴雀、入馬場，……。

其實，這些人不是沒有工作，或者，他們本來有一份職業，但是，他們認爲打工十分因身，自由度甚低，更重要的是打工永遠不會發達，即使是高級職員，仍然收入有限，因此，寧可自行發展。

他們的眞正「職業」是「炒家」，社會上有什麼可炒，他們便插手進去，因此，股票、外幣、黃金、樓宇……都是他們炒的對象。

事實上，在最近幾年，「炒家」得益甚大，除了一些貪得無厭的人之外，踏踏實實的買金、買樓、買股票、買外幣，大致上都能賺錢，一些好運的，甚至家肥屋潤呢！

醒目人目詞詩

浣溪沙

聞內地又有火車相撞

內地交通意外多，我們難免問如何？若還掩飾便爲傻！

敢問何時能改善？應知今日不容拖！要求如此並非苛！

古典今典與比興賦詠，「無一字無出處」。

其夫婦酬唱，自河東君初到錢之「半野堂」呈詩始，便令錢佩服之至。至閨房唱和後，牧齋已與諸領教過河東君之諸名士一樣，與之鬥作，頗感辛苦，致不敢大意，則柳之詩才在崇禎順治間卅餘年女詩人羣中，乃鳳凰魁星，泰山女北斗也。

北京中國科學院收藏到「柳如是湖上草並（寄汪然明）尺牘鈔本」，原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由國家借與陳先生用。發現河東君柳如是之散文，其用典與情感，亦爲千古以來少有的傑作，誠未料及的文藝史之大幸事也。

河東君「湖上草」及「尺牘」鈔本

柳如是詩，今存者有「戊寅草」、「湖上草」等集，以前皆極難獲得之私集，近七十年始漸爲研究者見到。有清三百年，祇從不同的「軼聞」或筆記中獲知一二。其詩能令陳之龍、汪然明、謝象山，及最後乃決定「芳齡」拖延逾二十，亟欲尋歸宿，千廻百轉，於稱信陵君之汪然明賢友代爲「物色」，經五年之久，捨去可以論婚嫁之錢牧翁弟子之一的爲官而富有、中年、詩人的謝象三，轉而於崇禎十三年向「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的大宗伯錢牧齋（謙益）輸誠，遂引出錢氏「初學集」（內地前年精印；其「有學集」聞將續刊，迄今未面世，原有者，辛亥後開禁，有四部散刊本而已）中的「東山酬唱集」來（按：「初學集」之開始即是「東山集」），成爲「錢柳姻緣」的文學史巨著。

牧齋原是公認之大明居六十二年，大清居二十一年的兩代詩雄，陳寅恪先生於引用錢詩作柳之別傳時，隨處考釋其用也。

半山堂隨筆

陸天畫

取不缺寧

水晶球 李茵

有部電影叫「一妻兩夫」，但看片名便知是搞笑戲，因現實生活難以存在，即使有也只能暗區分，並肯定苦多於樂，弄不好更會悲慘收場。

西方社會能適應這種關係，我至今仍想不通，生活在香港的男人亦不會接受。試想一個和自己妻子有過情緣的男人，經常來家探訪，那怕他們已無男女感情存在，恐怕也不是味兒。

每次遇到這個男人想起他曾經和自己的妻子有過關係，誰受得了？同樣的，我絕對不能和別的女人共同擁有一個丈夫，所以，一夫多妻的生活肯定沒有我的份兒。

我或會受上別人的丈夫，却不鐵容他做「齊人」，有我沒有她，要她便不要妄圖佔有我。這是我的性格。

總覺得和別的女人共事一夫是種囚辱，不是嗎？世上男人多的是，那怕他有更多優點，不能全屬我一人的缺點已令我無須考慮的放手，再找不到理想的，不要亦不至於死。

不管自己的身份是大婆、是妾侍，甚至只是一名見不得光的情婦，總是矮人一截，與其吞聲忍氣，篤眼篤鼻的過這種日子，倒不如打光棍來得自由痛快。

有些女人認定這種大事故發生以後，我很佩服她們，這點眞不容易做到。曾見過一對「兩大小」，她們爭寵了幾十年，直到頭髮白了仍不肯讓步，及後大婆和丈夫皆相繼去世，男的生前本已安排好三人同葬一處。二太太有次在掃墓時對遠洋歸來的親生子女千叮萬囑，有天她百年歸老，不要把她埋於墓園，她寧願火化移厝他處。可見其心境了。

內地交通事故

據說，「本來按規定，司機於值班開車之前，必須最少有大小時的睡眠，但八十次列車的司機和副司機不但沒有這樣做，司機還喝了酒，開車時根本不在正常的工作狀態中，結裁？總而言之，那些白白喪命之人及其家屬，至少應當得到合理的交代。這次事故如此，據說其他事故亦然。假如枉死之人都是死於玩忽職守的那些傢伙們的手上，則人命之在內地，豈不賤於螻蟻和草芥？假如外面有人想要到中國內地旅遊，豈不令人存戒心，甚至裹足不前？

前幾次交通大事故發生以後，聽說有幾個大官丟掉了「烏紗」。這次大撞車以後，爲了防止今後再有類似事故發生，人們有理由要求交通部應當大改組。同時，還必須研討出一整套具體的防範措施，層層負責，層層落實，並要作出保証，昭告中外。

瓦松花 淡林

內地特大交通意外頻頻發生，多少無辜乘客枉送性命！最近這次上海火車相撞，估計死傷失踪逾百五十人。其中罹難日本旅客，已查出姓名的，達二十七人。

產生這次事故的原因，尚待調查。但是前次交通慘劇的調查結果顯示，差不多都是由於人爲。

例如，根據專家小組調查報告，上次昆滬綫八十次特快列車事故的發生，就是由於超速。日本旅客，已查出姓名的，達二十七人。

產生這次事故的原因，尚待調查。但是前次交通慘劇的調查結果顯示，差不多都是由於人爲。

例如，根據專家小組調查報告，上次昆滬綫八十次特快列車事故的發生，就是由於超速。而超速之發生，則是由於司機之違反操作規定。

醒目

情詩一束

洛美

果斷

做什麼事情
都這樣果斷
親愛的
你找到一條路了
你堅信
順着這條路走去
就是陽光
我服了你了
服了你的聰明
服了你的開放
即使在漆黑的夜裡
你也仍然
是這樣地勇敢

類人賜予人

英國詩人司各特有一首「愛」：

「眞誠的愛，
「是上帝賜給天下人的禮物，
「祂也只給了人類。
「愛不是狂熱夢想的熾火，
「願望一旦實現便飛去。
「愛情不是瘋狂的慾望，
「當慾望死滅
「愛情却不消失
「愛情是暗中
的同情，
「銀色的鎖鍊
，銀色的結，
「把心聲和心
靈結合在一起。
「肉體和靈魂
結合在一起。」

爱情，的確是上帝賜予人類的禮物。

其他的生物只知道爲了繁衍後代而交配，完成了「任務」便各不相干。

人類固然也要繁衍，但那不僅是肉體的交合而已，因爲人類懂得愛情，它是精神與肉體的同時結合。

舊社會的婚姻，雖不一定經過戀愛，以愛情爲基礎，但婚後仍要使精神結合起來的。

沒有精神的結合，沒有愛情的婚姻，與低等動物有什麼分別？

瀾微海情 雲希

人港人物

眞與假

警方忽然宣佈收緊公安條例，申請集會、遊行的人士，將不准這樣、不准那樣，才可獲發牌照。有人認爲這是針對所謂「民主派」人士，因近來所謂「民主派」人士每每被人指摘，說他們製造社會不安。

胡鳳雨先生呱呱叫道：「他們的活動，本身也代表一部份港人的願望呀！」他認爲警方此舉，反而會給所謂「民主派」人士一個口實，說警方恐懼他們「聲勢浩大」，亦由此「証明」，香港許多許多人都參與了他們的示威抗議行動，「幾乎」令立法局會議也開不成。他們如果向國際宣揚，香港政府的「跛脚鴨」形象固然爲世人看不順，而外國投資者更怕了香港的動盪局面而却步啦！

胡鳳雨先生這番說話是否危言聳聽，則是見仁見智了。因爲，本港類似的事情，所謂「民主派」人士也當作「眞嘸一樣」向外宣揚，說是「符合事實」的，港督和貿易發展局到海外宣傳香港穩定繁榮，則是散佈「假象」，是「在國際上玩騙術手法」。嗚呼，香港社會變了眞假難分，是非不辨，悲乎不悲？

阿人港人物

出氣室

打工仔在公司裡或工廠裡，「谷氣」的事正多，或無端被老闆申斥一番，或被同時激到「扎扎跳」。許多人在「谷到爆」的時候，往往酌酒鬧事，或回家向妻子兒女發洩。

一個人「谷氣」，胡亂地找「出氣袋」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而且會由此而產生社會慘劇。

「解鈴還是繫鈴人」。日本有一家相當大的電器公司，深知在如此衆多的職工中，難免有人十分「谷氣」，公司特設一個「出氣室」，讓受委屈的人到裡面發洩。有任何人「條氣唔順」，進內找人出氣可也。

天窗 程如

當一個滿腹牢騷的人進入「出氣室」後，首先是從一列列哈哈鏡中看到自己的惡相，怒氣似乎已消了一半。走過哈哈鏡之後，進入另一室，裡面是高級人員辦事處，有經理、老闆、主任坐在那裡，但都是用塑料製成的像。室裡放着多條木棍，如果條氣仍然唔順，可以提起木棍，向老闆、經理打個痛快，並與罵一番。

打完之後，從「出路」處出來，原來是一個「懇談室」，室內有高級職員，以笑臉相迎，詢問對公司還有什麼意見，態度熱誠。這個「出氣室」名爲「精神健康室」，頗能消解職工的憤怒。

治麻瘋方・缺療效統計

春不老堂 均壹

昨記昔日民間之秘法治麻瘋，係用桐油和藥粉，灌「穿山甲」飲，又用炭火將原隻「穿山甲」炙到脆皮，然後將之研末。製藥至此，還未算完全成功。

爲的是還有藥粉要加入這些穿山甲藥末之內。其法要用百草霜一兩，連同那研成了末之「穿山甲」，再加研細，之後，放入瓷瓶中，將瓶口封緊，勿令洩氣。

「穿山甲」如法炮製後，如何用以治大麻瘋呢？據說，每次要用五錢，以燒酒調服。吃藥後用大棉被蓋在患者身上，約一小時左右，俟患者遍身汗出，隔一天後，又再依法服藥一次，患者便會像蛇蛻一般，將皮脫出，面上身上肌膚，便會皮光肉滑了。

此法治大麻瘋，其眞正成效如何？老拙相信，這仍然是一個謎！雖然「串雅內編」載有此方，但其眞實性怎樣呢？正如本欄多月前載有一位高醫生，認爲中醫不甚重視統計數字，故要找眞憑實據出來，便較困難。既然認爲是「秘方」，當然不易公開，而使用該秘方者，又自然人數不多，那麼，要想公開實驗，難之又難，古代醫者不重統計醫療效果，故其效驗成疑。

麻瘋，而今已非不治之症，我國近年治療麻瘋，則有可喜成績，這和以前隨便說治好某病，那是不能相比的。其他容後記。

宜家集

黃強／鄭人

心驚目怵

男人天地

雅桑羅

在羞辱一個女孩，眞是怵目驚心，心情既憤怒又難過。

那時小女兒不安靜，我就抱她到甲板上，坐在靠在欄杆的靠背椅上看海。一陣又一陣的嬉鬧聲引起我頻頻回頭，但以爲他們是在說笑，也就不以爲意。因爲他們都站着，我甚至沒有發現有一個少女在他們中間。

只覺得這批油脂仔清一色的牛仔衫、牛仔褲，頗有幾個遺留了長髮，面容既瘦又白，惡形浪相，很惹人反感。我不由得想起了這二三十年代的社會變遷。以前的「流氓」、「阿飛」，現在大概稱爲「油脂仔」、「兒女變成社會的渣滓，不成「人形」。所謂培養成人，至少要有「人形」，不成「人形」最慘，遑論其他。

我頻頻回頭，終於看到了下流的一幕，嚇了一大跳。原來，他們把他們一伙中唯一少女抬起來，她也沒掙扎。突然，我看到其中一個油脂仔將一個吹脹的保險套抓住，在少女張開的雙腿之間做出比試的動作。在這一刹那間，圍住的油脂仔竟都不大出聲，不知何故。不久，他們散去了。少女坐在甲板上，垂着頭，她的男友在一邊打量她，也許在細聲說話，但我聽不到。過了好一會，他才陪少女回船艙裡去了。

。匆忙的一瞥中，我看到少女長得還不壞，更增添幾許惋惜和悲哀。

可是這一幕深深地戳傷了我的心靈。我尤其對她的男友感到憤怒。他算她什麼男友？竟忍讓自己的女友被一羣「男友」羞辱。這是其一；其二，我在深思油脂仔的形成。他們究竟有着怎樣的父母？他們的產生條件如何？又有什麼背景？

這低俗下流的一幕，你很難置信吧？

麵包型奶勺

展覽館 晨

餐桌上的用品，如五味架，或是杯碟碗筷奶勺之類，大都是一板一眼的，以實用爲上，而常忽略了設計上的吸引。

近年來由於有前衛的設計家推崇新穎藝術，所以市面上也有不少具有創意的餐桌用品。

附圖就是前衛藝術設計的奶勺（也可以盛其他調味料），以方包的形式爲設計特色，顏色是原始的麵包顏色，置於餐桌上，倍添食慾。

尚京專欄

摩按我給你 摩按你給我

要是兩個人能夠住在一起，一個家庭或者一間宿舍，隨時都可以碰頭。

我非常贊成一間出版社的號召：從小愛閱讀，長大倍幸福。而養成孩子良好的閱讀習慣，也可以從講故事入手，因爲如果他們喜歡聽故事，當知道故事的獲得來源是書本，他們便有動力自己翻書，從裏面尋找故事，以後也可以讓書本成爲孩子的好朋友了。

「喧城陞鬼小」

工作辦事

小楊：「你每天做些什麼工作呢？」

老楊：「應該做的工作。」

小楊：「辦些什麼事呢？」

老楊：「應該辦的事情。」

並沒關係

一個暑發戶聽見老師告訴他說，唸小學的兒子在讀書、作文、寫字方面都不行。

他毫不在乎地說：「那沒關係。他將來會讀秘書的。」

女心外向

女兒回娘家。

母：「你在剛嫁過去時的心情如何？」

女：「歸心似箭。」

母：「那你現在的心情又如何？」

女：「歸心似箭。」

語有所用

某作家精通數國語言。他對朋友說：「我跟出版商說英語，跟評論家說德語，跟女人說法語，理髮師替我刮臉刮破皮時，我就跟他說意大利語。」

並沒有壞

「該死！」父親憤怒地喊着：「誰把我的刮鬍子刀片弄壞了？」

「沒有壞啊，」小明辯解說：「昨天晚上削鉛筆時，它還是好好的啊！」

距離太近

空中小姐在飛機上遞了一杯酒給牧師。

「現在離地面多高？」牧師問。

「二萬呎。」

「我看還是不喝的好，因爲離我們總部太近了。」

壯志可嘉

小楊：「你不是說，酒最害人，已決心戒掉了嗎？怎麼今兒又喝上啦？」

老楊：「與其留着它害人，情願犧牲我自己啊！」

小朋友齊齊講故事

阿卿

孩子在家裡或在學校裡聽故事聽得多了，但他們有沒有試過在露天的廣場與一大羣孩子一起聽故事呢？在今年四月份孩子便有這個機會了！

香港兒童文藝協會由今年四月二日開始，整個四月份的所有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會在尖沙咀東部百週年紀念公園舉行講故事活動，命名「故事天地」，邀請全港知名的兒童讀物作者、幼兒教育家、劇播界熱心分子來爲孩子說故事，還有兒童書的插畫家來當場繪畫，與小朋友一起分享。相信由這些專家來將兒童故事演繹，一定份外傳神，而孩子也一定會聽得開心。聽說這些免費的入場券，是要預先去函香港兒童文藝協會索取的呢！

爲什麼香港兒童文藝協會選四月二日作爲開始講故事的第一天？原來四月二日是世界著名童話家安徒生的生日，國際少年兒童讀物委員會爲了紀念這位偉大的兒童文學家，就把這天定爲「國際兒童圖書日」，世界各地的兒童都有慶祝活動，而香港就有這個故事天地活動。

弟弟遇着「光棍」

昨天弟弟惹上了一件小官非，失了四百多元，還要在警署內錄口供、問話……花掉了四、五個鐘頭。滿肚子氣，回家後立即向我們訴苦：

當日下午，他如常的在一間茶樓午膳，趕着開工的他，吃完了一碟牛肉飯後，立即埋單找數。誰知打開錢包一看，除了兩張五百元的大鈔外，他原來忘了帶零錢。埋單的部長一臉爲難：「午市才剛開始，沒有找贖。」

那麼九元的牛肉飯錢如何處理是好？這時一個立在一旁的年約二十歲的伙計對弟弟說：「先生，我替你出去找錢好嗎？」

就這樣，弟弟把五百元的大鈔交給他。趕着上班的弟弟，在茶樓裏等了一個多小時，焦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可是那小子却去如黃鶴。

平白失去了幾百元，弟弟越想越氣，終於決定打電話報警。

當警察到場，請來了酒樓的老闆，點算一下櫃台，發現原來除了弟弟的五百元外，該名伙計還「騎」了酒樓千多元。警察最後決定了帶一干人到警署落案。

因爲酒樓裏登記了伙計的地址、身份証等資料，相信要捉拿歸案並不困難，但「財到光棍手」，弟弟損失的幾百元相信早已化爲烏有了。

「爲了那一千幾百元，盡毀自己的人格和前途，值得嗎？」弟弟搖頭嘆息。

巧何

論移民潮之二

心聲細訴

汝于

生？他感慨地說，等着瞧吧！非到接近九七，我是打死也不走的，我在香港不是生活得好好麼？

我從這位朋友的移民生活與際遇，知道他之所以移民完全是迫於無奈的。他的心境以及對香港的情懷，我們是可以理喻的。他在香港土生土長，生於斯、長於斯。他的眷屬都在香港生活與工作。他當然是捨不得離開香港這塊土地與這裏所有的親人的。

我想，像他那樣的香港移民，肯定還會有不少，呢？他給我分析了一下移民心理：怕走回頭路會給親朋戚友看不起。的確，按照一般人的習慣，能夠舉家移民，無疑有一種光榮感。套用香港人的話來說，那是夠「風光」的。倘若既已走了，又倒流香港，別人會有怎樣的看法呢？

這或許是移民的一種普遍心理。怪不得我認識的另一個移民朋友，一去杳無音訊，聽說他在別國混得不好，連朋友也懶得聯繫了。

我常問這位已經移民加拿大而又返回來香港的朋友，打算什麼時候再去加拿大謀生，我是打死也不走的，我在

我曾經問過這位倒流的移民朋友，既然移民在國外不大適應當地的生活，又要當二等公民，爲什麼有的移民又不像他那樣鼓起勇氣回香港來東山再起呢？

我想，肯定還會有不少，

移民，肯定還會有不少，

的確，按照一般人的習慣，能夠舉家移民，無疑有一種光榮感。套用香港人的話來說，那是夠「風光」的。倘若既已走了，又倒流香港，別人會有怎樣的看法呢？

這或許是移民的一種普遍心理。怪不得我認識的另一個移民朋友，一去杳無音訊，聽說他在別國混得不好，連朋友也懶得聯繫了。

歡樂家庭